

一个农民家庭的“新生”版本

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李青文 宋晔图

核心提示

一向以大蒜和西瓜闻名的中牟县，如今，在郑汴一体化的拉动下，不少农民已开始了洗脚离田，当上了工人。该县白沙镇后寺村吴平均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，全家告别了贫瘠的土地，由农民家庭变成了工人家庭。

这种“农民家庭变工人家庭”的转型，如今在中牟县正激情上演着。这不但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生活，也重新改写了他们的命运。

艰辛的寻生之路

古铜色消瘦的脸颊，被岁月的雕刻画满了记忆条纹。一双粗糙大手，沾满了油污。听说记者是来采访的，他憨厚地笑笑，停下手中的活说：“有啥可说的呢，都是一些平常事。”说罢，又是一个憨厚的微笑。

这是吴平均给记者留下的最深刻印象。今年已经57岁的他，外表看起来跟普通农民没什么两样。但是通过深入的交流，使我们了解到他背后更深层次的生活，也清晰地展现出了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嬗变之路。

老吴的家在中牟县白沙镇后寺村，这是一个典型的依靠土地生活的村庄。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一直靠着贫瘠的土地艰辛地活着。在这个近两千人口的村子里，老吴的家庭是比较贫困的一户，全家5口人，仅有5亩薄田。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全家都犯愁……

提起当年的艰辛生活，老吴感慨地说：“那时候没啥想法，就想让三个孩子吃饱饭。”老吴有3个孩子，两男一女。用当地的农村话说，老吴很有福。可是，老吴有福的背后却充满了辛酸。

由于家里人多田薄，迫于生计老吴不得不走出去，开始了四处寻活的路子。北京、深圳、

广州……

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由于没知识，没技术。用脚丈量了一圈后，他最后选择了最无奈的一条路：回家。

难以触摸的幸福

生活，犹如磁铁一样，紧紧地吸引着渴望幸福生活的人们。老吴也未能逃脱这种吸引，他渴望日子能过得好好，更渴望能够触摸到那种幸福的生活。可是，无论他如何奔跑，似乎总是在跟自己的影子比赛一样，影子总比他多跑一步。

老吴和妻子在微薄的土地里耕种着希望，可无论如何折腾，营养不良的土地并未给他们创造出奇迹。

此时，大儿子吴占胜深刻地体会到了父母的艰辛，读完中学后，便放弃学业，四处打工，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了弟弟和妹妹身上。他用柔弱的肩膀，帮父母扛起了生活的重担。

大儿子的辍学，使老吴深感痛心。虽然家里少了个读书的学生，担子减轻了些。可是对于老吴来说，他奔触幸福希望又远了一步。

三年后，二儿子吴占奇也面临着中学毕业。他也跟父亲提出了不想再继续读书的事。这下老吴急了，他逮着二儿子骂骂了一通，儿子被他逼得只好选择了继续读下去。因为他把二儿子的学业看成了是他追逐幸福的唯一实现方式。他绝对不允许把这个唯一的方式给打破，如果那样，他将会失去生活的方向。

吴占奇没让老吴失望，中学毕业后他考取到了焦作市一个中专学校，在老吴看来，孩子终于迈出了农门。

为了触摸到幸福的感觉，他狠了狠心，把家里的几亩薄田交给妻子耕种，自己领着大儿子又踏上了丈量中国地图的路子，漂泊着四处打工。

重压下的艰难嬗变

时光如流水般逝去，三年的光景一晃而过。2003年，吴占奇顺利地从学校毕业，这下老吴一家也即将踏上脱贫的路子，可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

已经毕业的吴占奇，在经历了一番折腾后，并未回到

郑州，却在焦作找到了一份做业务员的工作。就在这时，村上的人开始跟老吴家的大儿子提亲了。这才使老吴想起来，一直忙着操心二儿子和小女儿的学业，竟然忽略了大儿子的终身大事。

一家人开始忙碌起来，操持吴占胜的婚姻大事。可是在农村结婚，最起码得有房子住啊，破旧的房子如何办呢？无奈之下，老吴开始四处筹钱，准备给大儿子盖个房子，把儿子的婚姻大事给办了。好在女方家人非常理解老吴一家的情况，没费多大麻烦，把大儿子的婚事给风风光光地操办了。

大儿子的婚事办完，二儿子又在外面闯荡，并且能自己照顾自己了，三女儿又听话，学习也努力，这让老吴非常开心，他自己感觉已经抓着了幸福的尾巴。

就在一家人欢心地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时候，吴占奇一不小心误入传销窝点。

一年多时间，他瞒着家人在外面做起了传销。经历了一番折腾后，吴占奇才醒悟，知道自己走上了歧途。他想尽一切办法，最后逃离传销窝点。可此刻已经花了家里两万多元钱，这些钱大多都是借来的。得知真实情况后，老吴跟妻子抱头痛哭起来，吴占奇也惭愧地无颜面对父母。

老吴的希望彻底被浇灭了，日子异常艰难起来。女儿吴小莉也主动放弃了学业，到郑州开始了打工之路。

如何填补欠债的大窟窿呢？重压之下，老吴不得不再次陷入深思之中。

就在这时，中牟县掀起了一场农业改革风暴。当地政府开始着手调整农业产业结构，以便让群众从稀薄的土地上提炼更有经济价值的农产品。

伴随着农业产业化风暴的调整袭来，老吴在重压之下开始打起了新的翻身仗。

时代催生中的“新生”

中牟县的农业结构改革，使老吴家逐步好转起来。也使更多的农民群众得到了实惠，很多农民在贫瘠的土地里刨出了“金子”。农业大县也逐渐转变为农业强县，农副产品大蒜、西瓜成了这个农业大县的知名农特产。

农特产给中牟人挣足了面子，也给农民们挣足了钱袋子。可是，不稳定的市场经济有时候也会给农民带来意外的打击。

2006年，伴随着郑汴一体化的建设，中牟县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变，由以前的农业经济逐渐转变为工业经济。

一时间，一些企业纷纷入驻中牟县。这不但给中牟带来了新的发展气息，也冲击着中牟县每一个人，同时也改变着他们的一切，这其



吴平均正在工厂做工

中就包括老吴一家人。

更多企业的纷纷入驻，使得工人急剧短缺。当地政府为了更好地为企业服务，开始了新一轮改革措施，把那些种田的农民从农田里请出来，洗净脚上的泥土，重新走进课堂，进行技术培训，然后再输送到企业上班。

老吴一家人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影响下，最先跳出了农门。老吴凭借着自已的技术，到了一家企业里当了技术工人。由于自己技术过硬，很快就提升为车间主任，一月能挣1500多元。大儿子吴占胜通过父亲介绍，也到厂里干起了活，并且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做到了管理层领导，每月收入2000多元，同时还是村里的联户代表。

远在外地打工的吴占奇和吴小莉得知消息后，都纷纷辞职回到了家中。通过当地政府的免费职业培训，很快应聘到了当地一家电厂工作。由于吴占奇有知识和技术，很快被单位提拔为中层领导，工资每月也拿到2000多元。

就在他工作期间，又邂逅了同在该厂工作的一位安阳女孩。爱情的力量，使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。不久，两人牵手步入了神圣的婚礼殿堂。

如今，吴占奇和妻子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爱情结晶。全家人都已完全脱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，洗去裤腿上的泥土，步入了企业中，做起了工人和企业领导。

为了更好地鼓励农民参与到企业发展和建设中，当地政府还出台了“星级员工”评选标准，并且实施有效的奖励办法，大大提升了他们的积极性。

记者在采访时，吴占奇开心地对记者说：“我们家如今10口人，除了三个孩子还有我妻子和母亲没上班外，我们5个都是星级工人。现在家里又盖起了小洋楼，外债也已经还清了。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得太多了。”

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，随着时代的变革，如今已经由农民变成了工人。这种巨变，在他们的心里和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
这种“农民家庭变工人家庭”的转型，如今在中牟县正激情上演着。这不但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生活，也重新改写了他们的命运。



吴平均幸福的一家人



吴占奇(中)在辅导工人做工

新闻时评

毁掉祥坂小学的行为是把事情做绝

政绩和商业利益结盟，具有极大的摧毁力。有听众近日向中国之声反应：福州市台江区内一所投资1500多万元，刚刚全部完工的现代化小学即将面临拆迁。有网友称这所使用不到两年的祥坂小学是史上最短命的学校。(1月26日中国广播网)

要拆除的祥坂小学还有这样一个惊人背景：它现代化校舍虽说很新，但学校本身却有100多年的历史。在本上，一所百年历史的现代化小学即将面临拆迁。有网友称这所使用不到两年的祥坂小学是史上最短命的学校。(1月26日中国广播网)

听一下黄英明说话的口吻以及话中话，可以说，他虽然坐着教育局长的位置，但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是何等的浅薄，一点儿都不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。他所站的立场既不是教育的，也不是学生及家长们的，甚至都不是教育局局长的，他说出的仅是开发商及其共谋者的意愿。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。百年小学难建，这么好的有着深厚教育传统、历史积淀的学校遭劫，凸显的是这些年来本土价值观的变迁。在本土的城市发展实践中，一切都要为资本让路，一切都要为政绩让路，一切都要为历史虚无让路，一切都要为文化贬值让路，其毁掉的必然是正面的价值观及意义具体化的物质实体。社会学家波普诺说：“价值观是决定一个社会理想和目标的一般的和抽象的观念。价值观通常是充满感情的，它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。”祥坂小学被拆掉，被黄英明称为“大手笔”，可以看出他对此一行为的赞赏之情。在他内心，一个中央商务区部分地段盖楼的价值远远高于一个学校的价值，但是他能为自己的价值判断提供让人信服的理由吗？持有和他价值观相反的人们，这里有教育界人士，还有之外的人士，面对此一教育的具体载体——祥坂小学被毁，只有深深的悲伤、悲哀、悲愤、悲痛之情。

教育在未来，学生是未来，学校承载着未来。以人为本，必定体现在以教育为本。因此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，有远见的人们把最好的东西提供给了学生和教师，把最美好的地方留给了学生和教师，只有反文化、反教育，持有负面价值观的人才会有与之相反的做法，并像毁掉祥坂小学一样，把事情做绝，把坏事做绝。

今语

米粉涨不涨价让市场说话

1月21日，柳州市十多家米粉厂统一提高米粉批发价，招致社会各界一致反对，也引起政府高层重视，市长指示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原因，并对厂家幕后串联、操纵价格的行为进行打击，下令米粉店不能随意上涨米粉零售价格，如有违反，坚决取缔。(新华网1月25日)

柳州市的米粉涨价后，引起当地政府高度重视，是很正常的。然而笔者想说，即便真如知情人所揭露的，柳州米粉涨价系幕后有利益集团操纵，当地政府也不宜直接禁止米粉店涨价。因为米粉行业的经营是分散的，存在着较充分的市

场竞争，并且产品也非不可替代。米粉涨价之后，很多市民在当地网络论坛上发起拒绝吃粉的抵制活动，就导致当地米粉销量骤减。笔者相信，面对这样的局面，肯定会有米粉经营者撑不下去，主动降价。毕竟，米粉不是垄断性商品，也没有经营者能强制或变相强制市民吃他们的高价粉。

如果有涉黑团伙强行要求经营者涨价，他们必然要收取“保护费”之类的，政府只要查出收费者，对他们进行打击即可。若是米粉厂家“串通”涨价，也并不值得担忧。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，本地的

米粉价格太高，必然会有人看到商机，引进外地米粉。当地的米粉厂家，并没权力阻止外地粉进城吧。

对于分散经营的米粉店来说，无论他们之前涨价是迫于某些团体的压力，还是因为原料成本上涨，政府强制要求恢复原价，都是不能起到作用的。因为米粉店多是私人经营，并不从政府方面获得补贴。倘若按政府定价会亏损，经营者必然会压缩成本，甚至以停业来进行应对，他们并没有亏损经营维护低价的义务。价格不涨但偷工减料，政府的禁涨令就被架空了。

清清

强制捐款

新闻：近日，湖北大冶一学校不顾教师反对，强扣普通教师每人50元，副科级以上每人100元工资用来捐款。一官员称捐款是为民政部门送温暖活动筹集经费，不清楚有没有强制要求。(1月23日荆楚网)

年关将近，送温暖活动照例多起来。困难群体得到帮助，本是好事，但若资助之钱来自强捐，则难免变味。公益慈善之事，未必需要政府这般操劳，放手让民间组织去做。而且，强制性的权力过分插手，教育就是例证，公益慈善岂能幸免？ 文/刘敏 漫画/曹一

不合时宜的限私车提案像个笑话

如何确保公交优先，民盟江苏省委在一份集体提案中给出了一个大胆的设置——不妨先停止私家车上牌一到两年，同时实行满载放行制度，只有社会车辆减少了，公交发展才能有保障。(《扬子晚报》1月25日)这个提案不光大胆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民盟中人才济济，怎么就会弄出了这么一个搞笑的提案来呢？

一个常识是：只有当公交车保有量不够，或者不方便，或者服务太差太慢等，才会促使人们选择其他交通方式，包括驾驶私家车。毋庸置疑的，绝大多数购置私家车的人，肯定都是为了上下班出行方便、快捷。如果公交车不是那么拥挤、慢牛等，又有几个工薪人士舍得将手中有限的银子“合理安排”——说白了就是牺牲其他生活享受，花

大价钱买车养车以解决出行问题呢？说什么“只有社会车辆减少了，公交发展才能有保障”，这完全是本末倒置。

当然，公交车的发展，也需要足够的道路资源支持。适当限制其他机动车的增加和出行，有其合理性。然而，这就是停止私家车上牌一到两年的正当理由吗？如今中国各大中小城市街面上行驶的各式机动车，私家车能占几成？新闻说，南京市的私家车占到该市机动车的一半。但是，私家车的出行率怎么可以跟官车相提并论？何况，私家车大多排量小且体积小，所占用的资源总体而言恐怕不及官车的一半。

所以，如果真要限制除公交车外的其他机动车的新增量，何不从公务用车着手？至少，应该一视同仁，要求公务用车

也停止上牌一两年。要知道，少增加一辆公车相对于少增加一辆私车，无论是从道路资源占用还是从环保的角度说，其效果都大得多啊。民盟江苏省委诸公为何这般厚此薄彼？

从国家产业政策上说，暂停私家车上牌的提案也是十分错误的。不少私家车都是小排量的国产车，如果一两年内私家车购置量为零，想想，这对于中国的汽车工业将造成多大的灾难？至于“实行满载放行制度”，那就更是笑话了。即便对我们的城市交通实行军事化管理，恐怕也难以做到这点。而且，如此而为，不仅不会极大地增加城市管理成本，更是对公民基本自由的粗暴干涉，非常地不合时宜。

志强

南天一柱披上阿凡达的“马甲”又能咋地

随着美国大片《阿凡达》的走红，红网张家界1月25日的报道揭出“惊天大密”：电影中美轮美奂的哈利路亚山在哪里？在张家界！报道接着说，1月25日上午，张家界南天一柱(又名乾坤柱)正式更名为阿凡达哈利路亚山。

本人有幸二度游览张家界，当然知道南天一柱是张家界三千奇峰中的一座，海拔高度1074米，垂直高度约150米，顶部植被郁郁葱葱，峰体造型奇特，仿若刀劈斧削般巍然屹立于张家界，有顶天立地之势，故又名“乾坤柱”。

中国的南天一柱没想到竟然要“升级”为很拗口、很洋化的“哈利路亚山”，自然，网民一片哗然。但改名者对网民的一片哗然或视而不见或很不服气：“南天一柱改名为哈利路亚山又咋地了？”南天一柱所在景区管委会主任宋志光说：“这绝对不是崇洋媚外，只是顺应了景区土著居民和广大游客的心声！”

那么，“南天一柱披上阿凡达的‘马甲’又能咋地”？

宋主任说：“顺应景区土著居民和广大游客的心声。”我看这是典型的强奸民意！我没看过这部大片，但我知道，一张阿凡达电影票是60元。以当地土著居民的价值而言是决不会去欣赏的。当年我们一家三口去张家界旅游时，一位“土著居民”用背篓背货，呼哧呼哧地从山下背到山上，只挣10元钱，那60元钱的票价则相当于他上山下爬6趟，“土著居民”估计断然不会去看这劳什子美国大片，他们不知从何来所谓改名的的心声的冲动呢？

旅游工作者都曾经自嘲自己是“卖山、卖水者”，但千万不能“卖国、卖祖宗”。其实，即便去过张家界的读者，对南天一柱也不陌生：第四版的人民币2元面值的背面就是南天一柱，幸亏现在第四版的钞票不用了，要不然，中国的人民币岂不是要改成美国的“哈利路亚山”？进而推理判断，如果这个大片是在泰山、嵩山、衡山等地拍摄的，那中国的五岳也都要“哈利路亚山”了？倘如此，这和卖国、卖祖宗何其相似乃尔？

“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响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山也还是那座山响，梁也还是那道梁。”这歌唱的多好啊，你宋主任把南天一柱鼓捣成哈利路亚山又能咋地？难道活生生给中国的名山大川披上一副阿凡达的“马甲”就“荣幸”地入了美国籍，大伙儿就不认识了？

而且，我还有超前的隐忧：倘若不久的将来，欧洲大片再来张家界取景，是不是南天一柱还得要继续折腾成欧洲化的洋名？

笑话，天大的笑话！ 党贺喜